

刀尖

[2] 阴面 麦家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刀尖

[2] 阴面 麦家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刀尖.2,阴面/麦家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02-014326-9

I. ①刀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43901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杜玉花
装帧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86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0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326-9
定 价 5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录

第一章		1
第二章		25
第三章		41
第四章		67
第五章		91
第六章		115
第七章		139
第八章		165
第九章		189
第十章		223
第十一章		253
第十二章		279
外一章		299

第一章 ◎

01

我本名姓冯，是上海滩上的航运大亨（以前叫漕帮主）冯八金的女儿。父亲原来的名字土得掉渣，叫八斤，当了老板后才改为八金。父亲是铁匠出身，体格强壮，又从小习过武，练了一身本事。作为上海滩上的一代漕帮主，我家曾经家大业大，而这一切都是靠父亲当初拼命打出来的。父亲有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名字都是龙啊虎啊马啊的，而给我取的却是一个轻飘飘的名字：点点。父亲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永远生活在无忧无虑中，不要去闯江湖，不要有承担，不要吃苦受难。如果不来日本鬼子，父亲的愿望我想一定是能实现的。

但是，鬼子来了……

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晚上，我们全家人聚在餐厅吃夜饭，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爆破声，像天幕被炸开，整个城市上空都在抖。厨娘刚端菜上来，受爆炸声惊吓，手里盘子打了斜，菜汤溢出来，洒在桌上，连连向大家道歉。但接连而来的爆炸声掩盖了她的道歉声，我们都没听见，没跟她搭腔。厨娘觉得很无趣，无话找话地说：“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是不是打雷啊？”我们都知道，这不是雷声，这是炮弹的轰炸声。我们都不吭声，只有父亲，接着厨娘的话说：“打雷倒好了，就怕上海的天要变了。”母亲因此责怪他说：“让你走你不走，天真要塌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，这么大一家子人。”父亲说：“哼，妇人之见，仗还没打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就要输。”母亲说：“邻居都走了。”父亲响了声说：“你别拿人家来说事，我还没有老糊涂，不会埋汰你们的。”

母亲没敢再说话。

在家里，父亲是绝对权威的，只有小弟才敢顶撞他。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，大哥叫一龙，二哥叫二虎，小弟叫小马驹——我们都叫他小马驹。小马驹三岁时上街玩，被一个混蛋裹进大衣绑走，要父亲拿两根金条去换人。那时父亲还没有后来的发达，两根金条比他的命还值钱，他没有去要人，结果人家发了狠，把小马驹的两只脚板剁了，丢在大街上。后来父亲发达了，金条多得要砌进墙壁里，可小马驹永远只能像一条虫一样在地上爬。父亲觉得亏欠

了他，所以对他宠爱有加。小马驹用两只残废的脚换来了在父亲面前的任性，家里只有他可以无视父亲的脸色行事。其次该是我了，因为我是独养女。外人都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，父亲待我比谁都好。可我知道，父亲给我的特权只是可以在两位哥哥面前耍耍小姐脾气，要在他面前撒野，得趁他高兴。

就是说，我还是要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的。

比如这天晚上，我其实很想站在母亲一边告诉父亲，这场战争我们必定要输的。这不是说我不爱这个国家，我要诅咒她输，而是我比父亲更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敌人——日本佬。父亲那时在上海滩上是无所不能的，包括那些在上海滩上混的日本佬——有些还是蛮有头面的，都对他恭敬有余，称兄喊弟，常来找他办事，对他言听计从。他在南京政府里有朋友，有的位高权重，消息灵通。也许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吧，父亲一直对这场战争的输赢抱有幻想。正因此，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继离开上海，出去躲了，父亲却选择留下来。他多次对我们说：“天塌不下来，天塌下来也砸不到我八金头上。”

那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候，白道黑道，地上水上，都有他的势力，洋人国人都把他当个大佬，他有理由自负，更有理由留下来。他拼搏了一辈子，在上海滩上九死一生，才积攒下如此规模的家业，他不想因为我们战败而毁掉这来之不易的一切。

但是战争很快击碎了父亲的幻想，鬼子从海上飞来的飞机每天盘旋在我们头顶，丢下成堆的炸弹，让国军寸步难行，并且每天都有上万人炸死，小小的日租界，靠着一万多日军的坚守，守得岿然不动，坚如磐石。与此同时，鬼子从海上来的援军日日增多，气焰日益嚣张，飞机越发地多，大炮越发地响。到了九月份，鬼子援军开始一次次撕开国军防线，大兵随时都可能压上岸，对国军实行四面夹击。

尽管南京从四川、广西、湖南等地调来大批部队进行顽强抵抗，把撕开的防线一次次用人墙、用惨痛的代价补上、补上、补上……但是这倒霉的一天，终于还是来了！我记得很清楚，报纸上到处写着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凌晨，趁我们守部调防之际，日本陆军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指挥所辖十一万人，在海军第四舰队的运送下，分乘一百五十五艘运输船，编成三支登陆队，在漕泾、金山嘴、金山卫、金丝娘桥、全公亭东西长约十五里的沿海登陆。天亮后，上海的天空里四处飘飞着鬼子成功登陆的传单，我的窗台上也落了一张。我拿着传单下楼去找父亲，最后在大门口的廊房里找到了他，看见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在朝街上张望。

02

已是初冬，梧桐开始落叶，菊花蔫了，街上一派秋深气败的

凋敝景象。偶尔，有人肩扛手拎着包包裹裹，慌乱走过，一派逃难的样子。我把传单交给父亲看，他不看，当即揉了，紧紧捏在手心里。显然，他已经看过这东西。父亲是个明白人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：国军顶不住了！很长时间，父亲不理我，一脸肃杀地看着落叶在地上翻飞。父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，身板看上去还是硬朗得很，但硬朗里却透着孤独，是一种又冷又硬的味道，尤其是目光，很少正眼视人，看什么总是迅疾地一瞥一眄，冷气十足，傲气逼人。他看我穿得单薄，对我说：

“天冷，回去，别受凉了。”

我回去加了衣服，从楼上下来，看见父亲也回来了，一个人在天井里伫立。我想上去跟他搭话，只见管家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向父亲报告说：“完了，老爷，城里的日本佬开始反击，昨天夜里已经渡过苏州河，国军开始撤退了。”父亲不做任何表示。管家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：“啊哟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要真是过了苏州河，那可是说打过来就要打过来的。”父亲冷冷地斜他一眼说：“是吗？”管家说：“那当然，鬼子脚上都是长着四个轱辘的，从那边过来，没遮没挡，能不快嘛。就算从金山卫过来，也要不了两天的。啊哟，真不晓得老蒋养的这些烂丘八是吃什么饭的，一百多万人，怎么连一小撮小鬼子都挡不住。”父亲面如凝霜，盯一眼管家：“你少说一句不会吃亏的。”说罢转身就走。没走两步，又回过身给管家丢下一

句话：“大少爷和阿牛回来，叫他们马上来见我。”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，沙哑里有新添的沧桑感，却还是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蛮横。

大哥和阿牛哥相继从外面回来，带回来同样的消息：国军全线撤退，上海沦陷在即。吃早饭前，父亲在厢房里召集大哥、二哥、阿牛哥开会。二哥迟到了，我去叫他时他还在睡觉。二哥新婚才几个月，婚房里披红挂彩的喜庆气氛还很浓郁，窗户上的大红喜字仍然红彤彤。父亲平时喜欢和大哥与阿牛哥商量事，对二哥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但这次，父亲非要等二哥下楼来才开会。我预感父亲是要同他们说大事情。

二哥像只猴子一样，跳跳蹦蹦地从楼上下来，看见阿牛在天井里等他，冲上去照着他胸前背后嗨嗨地抡几拳。阿牛哥不跟他闹，说：“快去，你爹在等你。”二哥伸出头，冲着阿牛，摇头晃脑说：“桂芝还在等我呢。是在床上，你没这种福气吧。”桂芝是我二嫂。阿牛哥白他一眼：“不就是个女人，有什么稀罕的。”二哥说：“当然稀罕，人生两大乐事，金榜题名，红袖添香，你懂吗？”

“老二，进来！”突然传来父亲冷峻的声音。

二哥立时收住声息，理好衣衫，进去了。

二哥就是杨丰懋，想不到吧。杨丰懋是何等角色，大佬架势，绅士气派，谈吐优雅大方，而眼下的二哥，只是一个整天打打闹闹、胸无大志的愣头青，经常给家里惹是生非。二哥进屋后父亲让

我出去，但我没有走远，就在门口。我要偷听他们说什么！我当时是个心里有秘密的人，我很关心父亲要同他们说什么。我听见父亲说：“看来上海沦陷是迟早的事了，日本人的德行你们是知道的，我们必须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。俗话说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但走了这一大堆家产怎么办？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走的。可该走的还是要走，我想好了，今天就把妇人和孩子都送乡下去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，“阿牛，这事你负责，马上去通知他们，准备走。”

阿牛应一声出门。

接着，父亲对二哥说：“老二，你去找一下杜公子，请他给我们搞一张杜老爷子的宝札名片，让阿牛带上，免得路上遇到麻烦。”二哥说：“桂芝也走吗？”父亲严厉地说：“她是男人可以不走。”二哥低声说：“她怀孕了。”父亲说：“那更要走。我再说一遍，妇人和孩子都要走。”我想象得出父亲这会儿的目光一定是死盯着二哥。二哥说：“好，知道了。”父亲说：“知道就好，就怕你不知道。”接着父亲问大哥：“你的事办得怎么样？”大哥说：“都办好了，几笔大款子都转到美国花旗银行了。”父亲问：“找谁办的？”大哥说：“罗叔叔。”

罗叔叔是一家报纸的总编，父亲的老朋友。父亲说：“找老罗办这事你是找对人了。”短暂的沉默后，二哥像临时想起什么似的，突然说：“爸，我听说罗叔叔可能是共产党。”父亲问：“听谁说的？”二哥说：“杜少爷。”父亲说：“杜少爷说的就要打折扣，他

们两人尿不到一个壶里。”父亲又说：“共产党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你们都不要去掺和。”大哥说：“嗯，知道。”二哥笑道：“是啊，乱世不从政，顺世不涉黑，这是爸的处世哲学嘛。”父亲说：“你别光在嘴上说，要记在心上。你们看，还有没有其他事？”大哥问：“小妹走不走呢？”父亲说：“怎么不走？当然走。”大哥说：“她要上学的。”父亲说：“沦陷了学校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呢。”

我心想，我才不走呢。

厨房那边飘来一缕缕我熟悉的桂圆煮烂后特有的香气，那是父亲每天早上要喝的桂圆生姜汤散发出来的。我看见徐娘正往这边走来，她是我家的厨娘，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一个远房亲戚，已经跟了我们十几年。我知道徐娘是来叫我们去吃早饭，我示意她别过来，让我去喊。我推开门进去，通知他们去吃早饭，同时想趁机跟父亲说说我不想走的事。父亲却不给我机会，不准我进门，说：“别进来了，我们马上来，你先去吧。”

但他们并没有“马上来”，我和妈妈、大嫂、二嫂、弟弟小马驹，以及大哥的儿子小龙、女儿小凤，围坐在餐桌前，安静地等着父亲来吃早餐。小马驹有残疾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因此公馆内的诸多地方都专门设有轮椅通道。徐娘的怀里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凤，正在用汤勺喂她稀饭。小家伙不停地将胖嘟嘟的小脸蛋扭到一边去，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。等了好久，父亲总算

驾到，却没有带大哥和二哥，只他一个人。父亲落座后谁也不看，只说一句：

“吃吧。”

妈妈问：“他们呢？”父亲依旧没抬头，呷一口汤，一边说：“不管，他们有事。”我们这才端起碗筷闷声不响地吃饭。不一会儿父亲抬头看看大家，直通通地说：“日本佬可能很快就要进城，我已经做了安排，吃完饭后你们就回屋去，尽快收拾东西，准备走。”妈妈问：“去哪里？”父亲说：“回老家。女人和孩子都走，徐娘，你和小兰一道去。”小兰是家里的用人。满桌子的人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，但谁也不敢开口问什么。父亲又说：“阿牛送你们去，兵荒马乱的，他可以照顾你们。”我看见二嫂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

我犹豫一会儿，终于说：“爸，我不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要上学的嘛。”

“你没看见街上的人都跑了，谁给你们上课。”

妈妈也说：“上学就不要去想了，这仗打得人心惶惶的，谁还去上学。”

我对妈妈赌气说：“那也不能说走就走，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准备准备嘛。”

爸爸说：“晚上走，给你一天的准备时间，够了。”

我撒娇说：“不够。爸，过两天走吧，我学校里还有好多事呢。”

爸爸撩起眼皮瞪我一眼说：“你不要名堂多，现在什么事都没有走重要。”我不敢过多顶撞，只好僵硬在那儿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妈妈伸手碰碰我，让我快吃。我不理她。妈妈说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，快吃，还要做好多事的。”我瞪妈妈一眼，干脆起身往外走。“你去干什么。”妈妈在我身后喊。我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去收拾东西，行了吧。”

03

吃完饭，小马驹在天井里“姐、姐”地大声叫我下楼。

我刚走下楼梯，他神秘地凑到我跟前，对我嬉笑道：“姐，你的白马王子听说你要走很伤心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你说什么，别信口雌黄。”他说：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不为，你蒙得了爸妈，蒙不了我。”一脸坏水地冲着我笑。我心烦着，气呼呼对他说：“你知道什么嘛。”

他说：“凡是你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的事，我都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你就想来套我话。”

他说：“那你什么都别说，看我知不知道你的秘密。”

我说：“知道就说，少啰唆。我还不知道你的鬼把戏，凡是算命的人都是骗子，什么神机妙算，就是骗人的把戏。”

他说：“听着，你的白马王子是某部电影里的一个人，你敢说不是吗？”

我一下慌了，十分吃惊地望着他，急不择言：“你……怎么知道？”

他一边嘿嘿地笑，一边说：“天上有风，地上有水，鸟儿会唱歌，鱼儿会说话，你说我是怎么知道的？”说着眼神里和面孔上即刻蒙上了一层缥缈的雾气，整个人都变得虚幻起来。

我敲一下他的脑门说：“又说疯话了！老实交代，你还知道什么？”

他双手合十放到鼻尖上，闭目沉思片刻，睁开眼说：“我还知道你两个小时后会从后门溜出去。”

他怎么知道的？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呢。这下我真是吃惊得很。他把脸凑到我跟前，得意地说：“放心去吧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”说着将轮椅歪侧着在地上旋出一个漂亮弧圈，洒下一廊笑声，消失在廊道里。

小马驹，我亲爱的小弟，从小为世人所伤害，又被家人溺爱。他既天真又孤独，既聪明又傲慢，既自卑又自负。他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家里，轮椅上，但通过他的聪明好学，又走到别人不可及的远处。外人都说他算命算得准极，刚才我也算是领教了一回。

听母亲说，她怀小马驹时经常做梦看见白云仙鹤，算命先生说她怀的是个武将，将来一定能够顶天立地干大事。想不到，成了废人一个，双脚一辈子都立不了地。可除了不会走，小弟什么都比人强，断文、识字、算命、下棋，等等，都是一把好手。尤其是算命，经常有人慕名而来。报社的罗总编，罗叔叔，是最喜欢他的，说他是个通灵人，并认他为干儿子。我是不信他的，但有时候又觉得他真有点神。比如他说我的“白马王子”，这是真的。我确实爱着一个人。我不知道小弟怎么知道的，可他就是这样，很多事情他不该知道却都知道，难道他真会通灵？

我爱的人就是高宽！

04

两年前，父亲花了两百块大洋找关系，把我送进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时，一定没想到我会违反他的“死规定”，谈自由恋爱。上艺专前，我曾读过一年会计学校，那是父亲希望我学的。可我学了一年，整天打算盘，跟数字打交道，烦死了。有一天，我跟同学去片厂看人拍电影，觉得那太有意思了，回来就向父亲要求去艺专读书，去学表演。我要当演员！父亲说：“什么演员，不就是戏子嘛，最下三烂的东西。”他极力反对我去读艺专，只是拗不过我的坚持